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一

雜文

頌

太平頌并序

田諫議

聖朝垂統十有八載皇帝以仁賢之德由晉邸而即大位嗣王
 業而承廟統天地氣和日月身明協于齡之會昌膺萬民之推
 戴昔舜有大功二十而堯以鴻圖付之漢文以五讓天下而公
 卿大臣立之推魯史之遺文得漢家之故事儔功比德吾皇兼
 之稽義文出震之格言徵戴禮向明之大位黃麾列仗洪寶傳
 國百辟山呼而稱賀萬方波朝而會同一之日覃連山作解之
 恩布率土皆災之令與民更始趣物於新號令一發罪繫咸釋
 雷震振幽滯江海蕩痕瑕自華及夷逢時樂聖聲悅成歌頌形
 動為鼓舞易不云乎天地革而四時成聖人作而萬物覩也書
 不云乎民非后不义后非民不立律曆有五勝之策圖讖應一

人之運夏后得內禪之禮周家稱大弟之賢公劉積仁然後武
王成王享大位高皇撥亂然後文帝景帝致太平晉以全德王而孝
武稱賢唐以武德取而太宗好理在淵或躍所以見王者之興
大明方融於是喻聖人之道自天厭唐德昭宗失國四海九州
瓜剖豆分朱氏稱梁石家號晉居於岐者有僭王之車服據於
鄴者擁圖霸之甲兵金陵繼闔廬之雄南海有尉佗之盛湘潭
咫尺與中國稱鄰庸蜀險固以一方自大天子之守不過三千
里諸侯之兵何啻八百乘中原鹿走高材得犄角之名海水鯨
飛黔首困懷襄之害或暴秦之祚纔二世而亡有夏諸子或再
稔而謝夫差劍盾修武備以方勤叔孫豆邊飾禮容而未暇不
有天命國何以興未遇真主亂無以弭玄穹所以勝命皇宋於
焉勃興獄訟謳歌捨丹朱而歸舜禮樂征伐黜諸侯而尊主
本弱枝兼亡取亂自茲始也初則滅李筠於澤潞次則覆重進
於維揚南平荆門西舉劍閣命伏波之將以清嶺表詔樓船之

師以克江南係三偽王生致闕下求諸前代罕有威武者斯之
盛也故匈奴畏服而請吏南蠻奉琛而納以雖先朝之英武底
寧寰區由吾君之密謀贊成大業昔魯衛兄弟晉鄭稱昭穆
咸能夾輔王室保打宗周而春秋紀其勳也昔唐祖蓋隋由大
宗之功明皇滅燕賴肅宗之力寰區果大定宗社乃再安故實
錄紀其事也仲尼稱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披皇圖而稽帝
文揚英聲而騰茂實堯有天下以文思允恭之聖得邦國社稷
之臣始以義和為日官次以重華錄大政曰垂曰契克諧俞往
之言曰曩曰龍盡協疇咨之命所謂精求理亂明辨凶邪衆賢既
登庸四凶遂流胤然後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垂衣而天下理不
亦陶唐善致太平乎洎舜格藝祖纂堯之績輯五端以來羣后
巡四嶽而省輿民協時月之無差同律度而必審聰明咸達樞
機不壅猶謂其巨曰子欲左右有民汝翼子欲宣力四方汝為
華蟲藻火之文以汝明之六律五聲之音以汝聽之猶以上之

過失或未聞下之謀猷有未達法謗木之求理建善旌以表誠
語曰舜無為而理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斯乃有虞之克肖
唐也至於禹勤力於溝洫致美於絃冕設虛求謹言之善近辜
見郵物之仁拜伯益之昌言誅防風之後至傳曰微禹吾其魚
乎語曰吾無間焉大哉湯革夏政應乎天順乎人用王者之干
戈救生靈之塗炭肇征葛伯四國悅之後戰鳴條天下尊之設
總街之大庭訐謨畢至解野火之密網皆數攸歸善曰東征西
夷怨南征北狄怨斯所以見禹湯之致雍熙也雖典籍所備載
今古所孰聞然則遠取前王近方聖代則堯舜為帝道也禹湯
為王道也舉是四君子而以萬乘主且何愧焉曠數千載之間
踰七十君之盛中有漢氏稱刑措而不用迨至唐室有囚釋而
自漫亦足方駕皇風並驅大道且今謂繼唐者非大宋乎自陛
下臨御以來天下之曰頽然觀朝廷之所行天下之曰專然聽
國家之所務陛下果以天為貌以道為心以萬民為體以六合

為家謂三王之禮不相以五帝之樂非相襲或因仍舊制或釐
革故事發先庚之教令施渙汗之恩私始以尊邊為遠圖次以
納諫為切務振幽拔滯旌賢進能蠲關市之征勉農桑之業哀
悼鰥寡矜隱困窮禮高年尊有德封樹降漏泉之寵寧家輩疏
邑之榮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不終朝而詔下朝堂未及夕而令
敷國內纒決旬而恩均天下宜乎至和之氣感於天地不測之
相發為楨梓六辯弗迷四溟無蕩五緯燦編珠之彩三階若懸
衡之平雨流潤以如膏雪盈尺而呈瑞闔闔風來而應候貫索
星稀而省刑太史銅渾不失陰陽之節谷成玉曆遂更正朔之
文驗休徵考洪範善謀則時寒自應睿聖則甘澤不愆斯皆德
動天以昭彰物有感而通恭誥封疆則東陵祭林之國西走葱
河之道日南萬里設都護以懷柔漠北五原化單于之獯鷯有
以見王者無外書勅大同豈止代馬新羅願備六閑之御名畫
入貢來稱九譯之朝論都邑則陳留古封商丘雄地仰渾儀則

房心之分按地圖則豫州之域左控齊魏右引淮湖關里開以
綺紛湊舟車以麟萃皇居壯麗信威戎而憚夷鄰人難還寶駕
肩而擊轉閱文物則司徒以七教理兆民樂正以四術教胄子
資良待公車之詔俊造升天府之名煥然若重離之明炳焉得
奎星之象諒千古之下而三代同風班馬文章列芸閣麟臺之
次嚴吾侍從居石渠金馬之中觀武備則精兵三百万功臣二
十四世祖兼昆陽之衆曹貝得劍琮之兵是以軍容益嚴國威
大整魚四鄙無事靈臺有偃伯之期而三農之際司馬有教戰
之法比夫驪山講武陋唐紹之草儀澤國觀兵鄙楚君之憑軾
言盛禮則君尊於上臣肅於下法厚坤之有別本太一以為容
民得之則父子親而兄弟和國用之則祭獲祥而戰必勝然後
以車服而別之以爵勳而辨之以珩珮和鸞以聲之以黼黻絺
繡以文之故百官象物而動九貢不戒而至聽雅樂則五音正
天律和用於方澤而地祇外委於圓丘而天神降振作于廟知

祖考之來思鏘洋于庭感鳳凰之戾止朱干玉戚兩階見象武
之容樹羽崇牙六佾辨用文之德詳制度則明堂為布政之宮
太社為禮神之本金城儼百雉之峻天門踰兩觀之崇揭靈臺
以視常文闢太學以優儒教連營棊布若羽林之四十二星列
署鱗差比太微之三百六位驗豐富則全齊曰魚鹽之國右蜀
為金碧之府南越出珠貝北燕多健馬國家既網羅六合庭衢八
荒異物內流而國用饒萬貨均輸而公帑富陋隋文之儉德稱
有羨財輕漢武之事邊肇興徭等較版籍則既庶矣又富矣所
謂積於不涸之倉務稼穡也藏於不竭之府勉桑麻也皆陛下
錫之仁壽之域導其生殖之源故以屋可封外戶不閉仲尼觀
楹退而歎三代之英伊尹持衡慨然慮一夫不獲語臣寮則廟
堂之上得賢相也三軍之帥皆良將也可以作周之十亂虞之
五臣儒雅雍容登瀛洲而論道英雄慷慨畫靈臺而紀勳功成
理定既如彼禮備樂修又如此陛下猶以本枝百世封建親戚

恩之先而禮之大者也乃請待臣曰昔周王在旅以輅車旌旗
夏后之璜玉封父之繁弱造闕華之甲密須之鼓妣洗之鍾商
民之族以為分物用彰國家之重而賜諸弟封伯禽於魯封康
叔於衛封唐叔於晉左史書之至今稱焉美事朕於是命有司
陳玉策冠劍函簿鼓吹以營丘四履之國封皇弟為齊王又命
太常以金輅舊旃柅塗圭瓚疏鶉首千里之封遷侍中為京兆
尹又命禮官以虎符獸節赤帑金馬分南梁十四郡之地外太
保為興元連帥信堯親九族周重宗盟楚國析珪稱莊王之九
德漢家刑典非劉氏而不王宜乎皇基若磐石之安宗室比維
城之固庸知卜代之吉何止於三十卜年之永將踰於萬齡君
有威儀而可尊臣有禮法而可仰天下無事海內有戲皇風湯
蕩尊盧赫胥之朝民物熙熙柏皇陸栗之世脫寶劍以賜騎士
却駿馬以駕鼓車惜中人之產而罷露臺愧吳芮之心而賜几
文集書囊以雌駮列諫疏於御屏觀明堂以去咎刑畫衣冠而

別有罪野老或不知帝力公卿亦取言人非行萬里不持寸金
消五兵可為農器海牛南臥遠夷占以來朝楛矢東歸旅空司
其所貢魚在藻以遂性鴉食椹而懷音瑞露凝甘降竹柏之上
景星垂象助晦朔之明器車知厚載之仁丹靄表將豐之非真
生近砌因更月而呈芳蓮在中包亦無風而自動書曰魚鼈龜咸
若詩稱行葦不傷由庚蓼蕭悅適人之九采芝房寶鼎流樂府
以登歌信宗廟之垂靈靈當地天之交泰攸宜垂黼纁疑冕旒棲
神於穆清守道于玄默遊大庭以怡睿覽升姑射以適皇情於
是三事大夫率百職卿士秉相圭以就列委蒼佩以賜言曰陛下
下德播前代功格玄穹古稱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封禪之禮歷
數十世而無覩焉天其命陛下修闕典秩無文哉不然安得民
和袖悅兮若是乾符坤珍之異臻臣等遐詳舊儀得之新禮欲
願陛下觀群后於東園展嚴禋於岱宗命虞官相高卑之儀詔
掌固施表著之次未增三襲祠吳穹之神圓陛四周列衆星之

位雲門大獲施於重壇之中句陳執金周於四門之外玉輅金
根翼於道殊珍衆寶旅於庭庶邦家君四夷首長環天壇而序
立飲飛之將羽林之兵衛禁署以增威於是宵漏未盡中嚴外
辨服冕裘而上征鳴玉鸞於太清祈昭嘏於萬靈布福壽於
群萌採金策以受神休封玉檢以成大禮然後勒丹碑於雲際
濡玄澤於天下以彰盛烈也不使七十二君獨美於古先也皇
帝嘉忠誠之懇禱而猶懷謙德而未報既而聲聞于外下臣得
之於道塗不覺拚蹈以為美盛德之形容無先於頌雖非才之
無取幸昌運之重熙願以詩揚于王庭曰

德厚稱帝仁勝為王 仁德兼備 謂之三皇 一天命靡常
邦或其昌 吾皇嗣位 南面垂裳 左唐右虞 超周掩商
大業於錄 鴻名焜煌 兩儀幽贊 羣靈協祥 河圖啟瑞
洛書含章 運逢交泰 時來允臧 君明臣賢 禮備樂詳
書軌大同 貢輸相望 風雨弗迷 黎元咸康 至和之氣

感天之陽 日流嘉彩 星垂瑞芒 三脊之茅 茁然呈方
九包之風 飄然來翔 堪備緼禮 升告穹蒼 泥金載密
燎煙高麗 鸞車珮衣 交鳴鏘鏘 天靈地祇 降福穰穰
用表我皇 太平昭彰 億萬斯年 永永無疆

承天節頌并序

楊文公

臣聞聖人之生也必契千載之會昌應三靈之眷命叶河洛之
秘紀握天地之元符歷數有歸周秦所以訢合謳謠攸屬唐虞
所以丕承蓋景運未融何以鍾於惟睿嘉祥不集何以顯於乃
神故炎帝有姜水之徵軒轅有樞星之異少昊有流渚之應顓
頊有襲月之感河清社鳴既彰於圖諜日角龍顏復著於儀表
然後執璿璣以齊七政垂衣裳而臨萬方端居穆清之中獨運
陶鈞之上荷天百福純嘏之錫無窮其德九皇仁壽之期斯會
者也恭惟五代之季實起聖宋囊括庶邦一區守三葉之盛
實至若后聰明文思對越穹壤涵育萬彙功成而不宰摠制九

有神行而無方四隅底寧百度大治群公卿士望清光而惟勤
摺紳諸生頌盛德之靡暇巍巍乎蕩蕩乎無得而名也惟亥冬
之良月實祈寒之屆候乃初吉之翌日即載誕之休辰有司率
循舊章請建佳號皇上奉若先志祇膺典禮于斯時也乎在朔
易神惟玄具涼風生廣莫之郊大呂應伶倫之管氣乘列以彌
爽天沈寥而益高初陽既躋就之者咸愛層冰方盛獲之者不
兢時令順而玉燭調歲功成而寶歷永於是幅員之內提封之
外越裳之國重九譯而來賓北方之疆欵五原而納貢舟車之
所不及風教之所未覃莫不梯險航深浮琛沒羽萬國糜至會
禹於塗山諸侯駉奔朝漢之長樂是日也佳氣葱蔚非煙郁紘
微埃不興纖羅非動殿枕龍首敞帝居於鈞天庭列虎賁森
衛於鈞盾金奏在篋六代之樂異陳素錦綢杜九旒之旂並建
庭寶放百毳服成群列於陛戟之前立於宮懸之右群巨跋踏
以就列一人肅穆以當陽淵默雷嘯溫潤玉色堯堦三尺仰之

彌高舜日重瞳望之斯長上公捧觴而獻壽大師外歌以詠
億萬斯年共祝南山之固殞越于下載沾玉笋之餘有位悉享
於衢樽群生永躋於壽域盛禮斯畢景福無疆下臣忝預周行
親履文石從大夫之後陪未央之朝觀鍾鼓玉帛之云喜聲明
文物之盛固知金泥石礪將有去享之期豈獨綬帶絲囊且舉
開元之舊而已哉若乃賦頌之作臣之職也昔者有駉泮林昔
諸侯之事耳猶復列在詩什被於箎弦如臣述大君之功德祝
聖人之壽考文雖不足於志事乃有殊於古美芹之意雖可獻
於君親擊轅之音豈能中於風雅臣惶恐稽首謹獻頌云
惟民樹君 惟天生聖 實天之子 惟民司命 神靈在躬
岐疑成性 載誕之辰 生民之慶 乃建佳節 其惟承天
惟天為大 惟帝法焉 惟帝合德 罔有後先 承之何
終日乾乾 帝謨廣被 天瑞荐至 乾符坤環 紛綸捧萃
玉帛駉奔 飲食飲賜 外薄四海 敢有貳事 龜巢于蓮

其葉田田 蒙莊大椿 春秋八千 山勢響蒼谷 河色漪連
如日之且 億萬斯年 煌煌老人 冠彼南極 昭昭星辰
垂象于北 如松之茂 如苞之直 萬福無疆 自天永錫
華封之祝 屬于帝堯 中和之頌 外于漢朝 玉澤下濟
德音孔昭 爲之聲詩 無愧採樵

北狄來朝頌

并序

雷夏先生

隴首雲闕河隍路窮青塚鎮野黑山駕空爰有醜虜聚乎其中
言語衣服不與華同食血茹毛寧識八珍之味荷旃被毳安知
五服之儀不緝絲麻以羽皮而禦寒凍不修刈穫以射獵爲耕
秋春無拊花夏有飛雲沙平萬里冰固千尋征鴻叫雪戰馬嘶
月其地不可以耕而食其民不可以蓄而臣由是古之王者內
而不外踈而不親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何者約則費略而見欺
攻則勞師而招寇故朝朝不加其國政教不及其人來則得而
御之去則備而守之信所謂天限南北而絕內外者矣苟生聖

人生至道著又安伏膺稽顙而自至于天闕耶請陳往古之得
失表我朝之昌盛不亦可乎在昔周宣之世也檢狁侵削動乎
封疆乃命將以安邊俾出師而克敵雖兵如貔虎不盡勦除而
虜若蚊蚋止在驅逐觀釁以動畫境而還虜我則饑方用徂征
之義勝之不武故無樂戰之心所謂周得中策者矣漢武之伐
也匈奴暴強犯我邊鄙丁是選良將出銳兵勞于戈深入沙
漠成師嘆老流矢告窮雖多克獲之功亦有恥辱之事及乎李
卿降北永爲敗績之人明妃去時終有和親之議所謂漢得下
策者矣始皇之朝也胡虜侵凌亂于邦國遂命致遠戍築長城
萬里亘天千雉截漢雷杵轟野雲掃蔽空掘泉則戰血迸流壘
土則枯骸共積人力告匱邦基已傾度走中原見漢朝之將霸
地橫大澤知嬴氏之須亡所謂秦無策者矣新莽之徒固不足
徵得上策者在我聖朝乎王上神武膺命至道育物謂國之難
治設禮樂刑罰以正之謂民之難制布道德仁義以化之國以

之而秦民以之而蘇而治戈矛議征伐取唐蜀下湘潭平交
廣場吳越師如時兩人解倒持仗至仁而伐不仁八紘孟覆去
無道而就有道兆民子來遂使朝易之方戎狄之衆有見機之
義生嚮化之心行事大之儀陳任土之貢雖起沙漠舞踏葉街
遠逐鴻賓詔重慶之日月至同蟻慕觀華夏之畫畫上上思欲
來遠人安小國按之以禮示之以德使觀乎明堂辟雍重唐禘
廟則穹廡垂幕之人識制度矣使對乎冕旒之貴華衮之榮則
被綈裸懷之徒見草服矣使食乎大牢之味拒鬯之酒則膾肉
酪漿之衆登享讓矣使聽乎鈞天之樂治世之音則胡笳羌笛
之万羽韶護矣而後歌詠皇風沐浴天澤如登春臺如躋壽域
游游熙熙樂不知數夫如是則周宣漢武乃我朝之批糠也某
放寓帝里榮觀國光觀左袂之徒咸歸德化歌無衣之主難
頌聲雖未刊之山紀國休而不盡聊抽鄙思詠三化之衆疆亦
所褒讚成功游揚德業舞抃之外謹獻頌曰

天輔有德	民懷有仁	上文眷命	為天下君	暴反亂正
澆薄歸淳	拔奇夷難	邁德振民	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
函之若海	澤之如春	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	始修文德
人之未臻	終其武功	以討弗賓	乃下庸蜀	來其遠人
復取湘潭	問諸水濱	次定交廣	朝于紫宸	終平吳越
絕乎沃塵	伊彼匈奴	見機而作	思拜休明	遠出沙漠
紫殿歡呼	寶街抃躍	脫羣委種	勞以玉爵	棄笛捐笳
聽乎韶樂	結戀闕廷	不忘部落	自服唐虞	寧須衛霍
賓禮遐陬	邇安遠柔	蓋歸道德	靡懼戈矛	隴水休咽
揚雲罷愁	戰征思弭	封禪將修	可紀大岳	亘登介丘
鯁儒獻頌	永孚千秋			

皇儲資聖頌

范文正公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辨以言乎震
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辨以繼明而万邦又照威以主器而

七廟大寧而况登監府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
億源寶業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
宋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万有聖上妙躰乾元光御人極應上
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信
茂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浴以朝先因心之至也
啓帝符以外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欵大道於亭宮
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
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
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疑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
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
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羨三公登東塗皇帝
若曰春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
惟其初左古惟真賢尔周尔召性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
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幼而疑而

復累潘郎踐儲副奉見清朝載禮國立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
物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齊立西面與夫
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
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
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變彙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
論此道心之微也蓋究詳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
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
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愷然有不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
士則必慊然有好直之心倂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
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
擾也期于無盜責之於衣食期于無刑求之於禮義禮義既充
孰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
不勉而後至也而後寧故書曰勛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
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告之矣若性習

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玩於播殖仲
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寔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
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蠱天
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暇識者曰正斯嗣也明斯
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
長大道朝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與
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爰
若玉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
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

頌六

粵自黃靈	爰及炎宋	魏魏天造	赫赫帝統	神武之祖
文明之宗	元基不拔	盛業來重	我后御極	吾民敏德
盛節交舉	庶彙咸殖	萬邦作孚	百神受職	允也時雍
何哉帝力	王假有家	乃建承華	三善靡忒	二對何嘉

日光月輪	山輝海潤	相見乎維	蓋取諸虞	帝均其勤
撫國監軍	天授英昭	日彰溫溫	乃左乃右	惟仁惟信
稼穡勸愛	艱難斯究	授人惟才	進人性德	刑世以薄
忍也以直	屈者其伸	勞者其逸	言思逆耳	道務前勝
玉振金相	英聲茂實	絲若壽域	熙如春臺	守之而已
仁遠乎哉	天業昌兮	天家光兮	聖有嗣兮	明無疆兮
皇心之寧兮	黔首之康兮	祖宗之靈兮	子孫之長兮	金石在廟
兮頌聲洋洋兮				

平邊頌 并序

夏文莊公

臣聞夷狄何能善食邊境為日久矣唐虞夏有山戎獯鬻之患成
周有昆夷獫狁之難趙築長城以設險秦購諸戎而出塞逮漢
而下種落滋蕃和之以親而不庭懷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
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疆臣以是發憤王首於焉赫怒至有
空天下以事夷狄奪耒耜而喪千盾四海將戢而中原隨弊矣

主所以疚心良士所以極慮故漢武震威而損費光武惜費而損威李牧知保塞而不議其父奉春約和親而不議其叛賈誼陳五餌而不議其身是錯論三枝而不議其橫班固述懷禦宗而不議其疆侯應計屯戍而不議其守誠哉嚴尤所謂無上策者也魏晉已降老胡猾亂或結以婚姻或抗之鋒鏃謀者少而鬪者衆偏議多而勝算寡其間黠禦之制無復可從五代亂羅寒晉失守腥膻之種跳梁邊陲上天有勳嗟我聖祖疏鑿山河重造日月東臣九夷南庭百蠻武功文德二帝相繼蠹爾戎羯首尾西北計之則後服放之則先叛數十年間兵刃未戢我皇帝天地其德日月其心風雨其教雷霆其威陰陽其功造化其智無窮兵之忿無和親之弱無飛鴛蠶殼之勞無迎降畜附之費廟謀動於自然成筭出於無際胡后請命老豪獻誓北至西歸順備藩衛巨百世之所叛亂服曠代之所橫戾臣下不知其功北不知其功巍巍魏乎蕩蕩漢乎我皇帝之有天下也得禦我

策神而化之聖德無名巨謹按春秋僖公四年經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曷為再言盟仲尼喜服夷狄也夫服一荆楚聖人喜之况我平三邊降二敵者哉臣再拜喜并謹獻頌曰
 帝宋經營 戎車四征 東南易土 西北難庭 遠寇河隴 虜螫幽并 我澤流春 我威雁震 去如鳥獸 驅若蚊虻 國既底定 塞猶搜兵 吾皇柔克 順帝之靈 元造不測 聖功無形 胡后欽塞 羌種乞盟 稟我正朔 委我官名 已委象弭 不復重英 投烽榆塞 藝黍成亨 六合無雲 纖塵不驚 日月所到 皆被皇明 環海為池 倚天為城 恢恢聖謀 洋洋頌聲 有皇上帝 惟德是成 莫憂匪國 我國既寧 莫患匪邊 我邊既平 欽哉欽哉 永萬于茲

慶曆聖德頌并序

祖徠先生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

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筮

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張樞密副使二十六日
敕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

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
史中丞拱辰御史遷御史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
勅十三日勅又除襄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懼喜
皇帝退慈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蒼蒼見於剛克陟
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
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
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闕殊尤曠絕盛事在

皇帝之德之功為早舉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
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群臣猶且濃墨大
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疆之休丕天之
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竟則真龍舜則稷
契周則閉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合天

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
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離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
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廟存
于萬千年而無窮盡哉巨寶著之巨寶愛慕事大需韓俞為
博古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燁印
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呂文
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
業竊擬於俞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
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巨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煒燁
照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巨不勝死罪巨賤無
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 皇帝龍興徐出闕闕晨坐太極畫閣聞
闔躬攬賢英手鋤蕪莽大聲颯颯風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
發是轟踳躅妖怪蕝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 皇帝感然

言曰子父子祖付子大業子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
微密君相子久子嘉君仗君仍相子笙鏞斯協昌朝儒者李閻
該洽尚子論政博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
子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葉二為子司諫正子
門闌為子京兆即子讒說賊叛于夏往子式過六月酷日大冬
積雪汝暑汝寒同於三平子聞辛酸汝不告之子晚得弼子心
弼悅弼每見子無有私謁以道輔子弼言深切子不堯舜弼自
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旋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持抗
號食餐食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子命不畏不懼卒復舊好民得
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烈裂觀弼之心鍊金
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憂
一契天實資子子其敢勿並來弼子民無嗟札曰行汝來汝子
黃髮事子二紀毛未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
毋蹶子早識琦琦有奇骨其望弼樞豈視居契其人渾璞不施

剖劘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入子哲惟脩惟靖立朝
讞二言論確確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禮
賤黜万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子闕素相之後舍忠
履潔昔為御史幾叩子榻至今諫疏在子箱匣襄雖小尺言聞
子徹亦嘗獻言幾子之失剛守粹慤為脩儻正並為諫官正色
在列三過汝言先錯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幸權俊良掃除
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莠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
調燮下賴諫諍維子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子望太平日不
逾浹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
動以天賞罰在子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茲進賢和鑿非明不
得去邪惟艱惟斯乃克明則不二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
德群下跋踏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母作側僻
汝登諸侯危慄墮下失馬交相告語 皇帝神明四時執事
脩巨職四夷走馬墜鎗遺策交相告語 皇帝神武解兵修貞

求為屬國 皇帝一幸羣臣備焉諸侯長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會聖宮頌 并序

六一居士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謹齋心恭
憲頃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
備園寢然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
其盛德脩永惟古先王者將以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
動竟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不
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歸麗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
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至德傳有
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
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勸邊臣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
清潤河不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勸和以賓客是乃里顧非
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力之期而率珠象牙文馬鼓王旅于

朝庭納于厥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
干地中決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其
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上
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眷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
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華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
累積顯顯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
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祫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
堂之位象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
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
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滿聖人
之德謂無以加而信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
土木之功嚴而不奢地爽而潔宇敞而遠神靈杳杳如來如宅
合於禮經孝子設言以思親之美其思以禮定其成非天子自臨享
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失整肅焉恬然

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達其各耶特以龜筮所考之筮言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思於屋階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亭未之思耶况是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容土鍛石伐木發兵營葬諸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无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元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長陵之退而諭民以孝忠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幸望意作為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巍我宮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淪道源豐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向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主而善靈靈靈苑苑帝懷宮是受命我宗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欣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右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子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右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騷洒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立西以荆灼西言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元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狐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序殿今耽耽黼惟禘禘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鈎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世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僕僕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顏樂亭頌并序

司馬溫公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為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亭百為之銘其言顏子之志

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某謂韓子以二書抵宰相不官而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五為先後以相推接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士負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為細事韓子能之乎其寶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耶因子瞻之言甲而盡之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拾遺頌聖德

海直講

溥哉孝享將事于寧文武鄉士冠劍在庭爰俟帝裔風嚴其風嚴不已鈞陳豹尾龍旂大帝立列比比帝居路寢百至于穀旦漫漫警警帝入靈宮左撞黃鍾墜皆置王日

鴻鴻杲杲氛駁陰掃宿于太宮月星結符侍祠之巨鵠舉路駕振或捧其匹或持其巾輔相夾導俯儂鱗圭瓚以陳登歌以均東向虛位發爵親親平明帝還紫宸序班望帝之顏穆穆閑閑高簷步廊雪浮陽光大搃爛爛朱陛煌煌稱祝万壽万壽无疆却登寶輿以御端門揭鷄肆赦奮動乾坤于時都人于時婦女于時蠻夷異口同語天子萬年仁聖之主臣時執冊而物咸親敢播于詩庶聞九土

仁宗皇帝御書頌

并序

東坡先生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為太子喻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二篇

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新信其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而相為三孰能俛仰其

德不勳於皇仁宗恭已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
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為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
亮天地爾余一人 其二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
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
故无斃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孰知此言若
出一人小自稽首敬頌遺墨為呼休哉日新其德

抱一頌并序

穎濱先生

道士朱元經舊居兗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光元經謁之
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
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
經不荅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蛻
去演甫為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甲辰閑
居穎川演甫之子煥為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
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
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釗而念一一與子糧
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
鬪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一之至至於忘一志一之至與一為一
與一為一入火不熱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平西頌

前點先生

於皇武王桓桓武志有時有勢淮忍克濟六辛居金得酉之氣
酉建為歲象歲為帝帝臨中央治兵四方太白有元兌說秋涼
我往者昌膺我者亡葛藟戎羞孰所主萃既往既來莫克盡治
走馬遷歧事小造周鼎仲薄伐義公不休秦城蛇長帶河為湯
漢武遠略窮破絕莫跨清幽唐奄有八荒吐蕃無良結替狡狂
平涼之劫俎豆喋血諱稔禍孽出變播越彤弓廢襄中國卒微
玉闕之西鳥迹獸蹄久假不歸方戎偕強不我服巨怒當車輪
窮狼觸藩无鄉无人寇衣蕩焚黃金綉文和以女親兄弟子孫

與之屈伸比其辱表莫敢過我烈烈如火无往不可而輒不果
安燕寢卧自養虎禍實元康定享以不戒合隱隱罪元昊歸大
驚震内外甲者瓦解我績用敗同我氏姓異我朔正假器授柄
念昔仁聖諒祚餘殃有子木綱狐妖肆媚挾以虎狼夜威靈揚
兵為昏荒兼攻取侮秉義者強十年積小車馬阜好將平角爪
貨食暴浩數老環回物老枯槁必舉必圖靡不意如旋乾轉坤
堂下弗聞天機神竒坐者弗知地中水師澤中雷隨雨雪霏霏
不餽不飢鬼神其依告龜匪龜看盡勿疑與山俱移文茵暢轂
象弭魚服師出律肅况萃疾速負者重足輦者脫輟憂我父母
修我墻屋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豈無膏沐亂我心曲爰飲滴泉
爰在石門黃流之澗天澗之濱羅尾左村盤桓鋪敦因其糗糧
柔獸犬羊而有酒漿取諸府藏埽蟻得君穴鼠得錢市朝如塵
羽書駿奔帝申命之雖舊維新四夷交侵百里日蹙古所為辱
覽上既復厚背輿腹行人用節輿地獻圖亡弓遺珠必耕有信

必城有隅不徙民居不戍左閭騞推冠裾同宇異區勿俾中虛
勿俾外無服于震畏斷矢右臂齒以脣依亡則寒至我姑萃除
窺在不意垢耻惡業為清風隱憂蕩閑防為大空詭譎鈎重
折骨凋骨帶白歸哉無久不來功取在幾禮親在胎廟朝天開露清
九垓止殺毋樂蒐兵勿佳不休無益而居其華而憂田蕪而懼
倉虛夫愚婦愚一能勝于禮以告封樂以告功太史信傳太師
頌容傲為元豐元武運祥道法自然文伐廣毅有開必先溥博
淵泉曾無得而稱焉子子孫孫百千萬年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日八十一

雜文

頌二

紹聖元會頌并序

劉學士德明

巨伏觀唐虞盛隆五服迭朝更夏商周斯制加密禹會塗山玉帛方國至于商湯爰有景亳豐宮岐陽成康是因三朝受圖漢人賦之區區朝儀下逮有唐亦或不廢况膺正統席歸運未有若我宋之盛而陛下之躋闕林緝墜典也邪若乃出千品具万方計億士材兆物此而不紀非翰墨者罪歟小臣披李最舊亦頌為宜頌曰

皇帝廟位 十有二載 天祿地涵 與物開泰 日臣曰妾
罔有內外 章甫短後 秀巖島晬 陶糗飲和 万室一態
朝躋駿良 獄洗鉗鈇 緇文黃輝 擾德嬉瀨 皇帝曰嘻
富飭盡壞 奉先紀元 庶靡恫悔 有司聽言 月征日邁

往雖郊見	繼又禰既	協休登平	民物和會	惟是班朝
亦禮之火	謨典傲綱	不可弗再	請以孟陬	百執前戒
帝曰俞哉	往踐毋懈	于朝三朝	錯事度來	初陽載職
晨陰剝解	捐躋扶危	雅康肅盍	旌頭陞循	誅貽金介
五官翔洋	至止謏謏	鶴紛鷺綴	屏息收噫	冠纏聯聯
璀璨軟珮	五輅中陳	駟虬沛艾	芝蓋葩華	煜熿絳絲
如星拱極	如水委海	如天斯臨	如日斯挂	眾樂備萃
縹以清籟	乾安正安	迭用並採	奕業騰擎	祝哀敵殺
公麼刊落	覓離憐沫	奄臻八絃	效琛走貝	地官宗伯
履貢斯在	四夷君長	立列叢叢	濮金晃更	遼差羗輩
蕙憲勝陽	左言推騫	舌人象胥	委駢司詒	尉臣稽首
赫我昭代	農敏于疇	吏康于緝	目鼓報兮	不休邊蠶
万字更始	擁相駢資	天子万年	福祿攸屆	尉臣稽首
禮則不休	玉色粹溫	秀譔下逮	孰為蠲頓	孰致劬勩

財力孰贏	仕課孰最	孰有國急	孰斯民害	孰後未蒐
孰冗未汰	孰懲孰革	孰勞孰休	百辟愉愉	並受告誡
天子万年	衍衍樂豈	尉臣稽首	竣事而退	於皇緝熙
哀時之對	零秋渥恩	鴻濛汪濊	聖敬日躋	取乾用丈
天子万年	万世永賴			

皇帝展事于郊丘頌 昇之道

皇帝既受天命朝群巨圖庶政以揚先烈罔不有序德馨升聞
 天地報飭祖考咸喜乃元任實始三歲之親郊乃展事于園
 丘精意昭格明靈馨香各休祥並至皇有惠澤以浸万方於是
 海內外咸知皇帝仁聖事神保民合于天地祖宗之心且錫
 祉垂万億年無有災眚實巨下敷舞頌歌之日臣愚不敢默已
 謹冒昧竭其詞曰

皇天佑宋 惟億万世 乃錫真人 祖考是似 如天如春
 万物以遂 山川鬼神 罔不率乂 申命于庭 余見郊丘

惟百執事 外暨九州 咸駿奔走 祗率厥職 相我初祀
禮儀具飭 惟牲惟器 載豐載滌 日月在常 天蟠地蟠
和鸞載塗 獲略駸駸 旌旂曷奕 品物眾夥 雲蒸霞陳
煙至電過 清蹕下來 肅穆無聲 日運天行 以躬于南
有嚴其次 有崇其壇 劍佩琳琅 鼓鍾砒磬 六變咸旌
万舞既沓 築盛叙列 珪幣昭陳 實柴禋燎 炫炫芬芬
侑我列祖 作天神主 風馬靈旂 從子帝所 百靈宴娛
來享來顧 盼饗蔑蟻 如或有聞 陟降上下 載祗載勤
既擁庖休 遂及万宇 回雷顯行 雨露周普 出纍并序
還囚海渚 而父而子 受慈俯偃 際海內外 歡欣呼舞
罔不棄咎 以迄刑措 皇帝曰嘻 豈余有成 惟是祖武
以燕後昆 惟皇天之命 惟神考之明 余不敢怠 冒其靈承
祖考在天 鑒觀于下 曰余孝孫 動無違者 用錫帝祉
子孫之億 頌叙兩賜 多爾黍稷 皇帝大孝 達于神祉

皇帝至誠 民用不違 藝祖之武 神考之文 其施如
其興如雲 孰窺其迹 孰知其有 何以報之 惟聖人壽
無有後艱 與天永久

政和頌

陵陽先生

皇帝嗣位十年制禮作樂海內大治既以庚寅日至躬祀昊天
天意昭格布德施惠天下咸喜嘉興四方一新詔以明年正月
改元政和巨竊觀自漢而下人君皆無大功德以警動百姓耳
目則取白麟寶鼎甘露神爵瑞以為年紀此既陋矣而當世
士大夫又率諛辭侈說作為歌頌自益陋之恭惟皇帝嗣位以
來珍祥上瑞日奏於前然陛下以為此有形之寶末之奇也惟
荷昊天之恩而承祖宗之休與夫庶政和而百志成者此無形
之寶而前世所未有乃取以名元元子大哉三代之盛所莫及
也士大夫幸生此時乃不能操觚秉讀具載聖天子之偉績使
東甯頌周雅並而不愧豈大宋之文物獨後於古哉巨雖至陋

政和頌

三

然所請奏不為世屈身雖至賤而竊希盛旦之難逢不勝憤激
謹稽首再拜上政和頌曰

粵若放勳於變斯民 厥時既雍 萬世推仁 周漢而下
敦朴澆淳治具罔設 和氣亦溼 孰是寶鼎 孰為爵神
猶取建元 誣我後人 偉哉我宋 明德相因 太祖垂統
太宗是申 累聖勤治 休息撫措 九夷八蠻 悉來奉珍
及我神考 革弊用古 凌漢跨周 放勳是與 哲宗集勳
且完且補 迄其大成 則在明主 明主臨御 道濟區宇
既入既肅 時暘時雨 我觀于野 多稼多黍 如京如坻
雲積千庾 甘露載零 中堂泥泥 滋萬化原 以彰治體
誰謂河濁 忽清如濟 於傳載之 至治所委 有繁者其
五色而炳 有嘉者禾 異晦同穎 歧行喙息 亦莫不順
孰致斯和 惟和厥政 惟和伊何 不練不競 匪亟匪徐
天子之令 克剛克柔 天子之政 和發於上 四方孚聽

我禮和矣 其曲三百 民斯來効 神斯來格 我樂和矣
八音克諧 鳳儀獸舞 將觀其來 吾刑和矣 咸適歌中
民用弗犯 囹圄屢空 吾臣和矣 其恭和矣 師師相規
以輔丕烈 保合大和 登于至治 唐虞之隆 亦所未備
庚寅日至 稱秩天祀 乃布吾輅 乃甲萬騎 爰初卜吉
封人築壇 雨雪漉漉 不期而至 先事滌塵 茲為上瑞
將裸于廟 肅雍諸思 雲漏日穿 式示天意 朱壇紺席
宵外于陛 璧月珠星 焯焯相綴 六龍晝還 馳道如砥
行彼鳥跖 曜我塵幟 天鷄呈祥 布德旄惠 薄海內外
民不欣喜 天祐皇帝 永錫純祉 皇帝穆然 喜此政和
三登允格 九叙惟歌 爰新顯號 以膺權多 更億萬年
靡偏靡頹 念彼元和 其德多愧 巨愈頌之 辭護事修
維此政和 功隆澤溢 巨駒作頌 昭示無極

眷文宸翰碑考成頌 東溪先生

某聞士之所以自獻其身者有三其立德進其公之舉其下言揚德則必須蓄積而後成才則必遇事功然後發上方晦田里善美不足顯其德又無職位以作其才若其發於淵源者急於事功而輕於採聽故王公可以雄辯而辭說可以虛文而飾乃有一見而取爵位歷談而與之能使之能也方今盛時人無數不事無小大必循名而責實而不時無所遇合譽及身且隨之某通義之鄙人也自公入蜀以來願一揖台光者有日矣每念所知所能可以自其者不過於言然亦不敢以能言自信躡躡久矣近者伏覩明前崇建耆文宸翰之碑刻飾告成士大夫咸與瞻仰莫不歎美以是功立事之賢才而乘得時遇主之機會則某於是戰然而激曰昔文武之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於是作天保之詩極言其實而無愧辭今主上進賢敘功如此而詩人之所以

歸美報上又如此正某所以敢言而不慮於無實也於是作者成頌一篇以獻且係其末去嘗考嵩高因表民之詩但鋪述申伯山甫之賢而已而序詩者謂之美宣王蓋以申伯山甫有是賢宣王知而進用之是乃宣王之美也然申伯山甫為時方伯宰相位尊而身邇以其賢而結主知尚且以為能今公以漕運一司計事數千里之外而為主上之所深信灼然不疑就進位為方伯則公之賢過於二伯而主上之聖出於宣王之上者固可知矣此草茅之言所以得頌其實而不愧煩辭也謹序

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 雖曰不言 有與之言 三光六氣
喉舌布宣 曰春而春 曰夏而夏 詔人命物 無敢違者
政和天子 觀文設教 不言之言 是則是效 不言之道
有言者法 執要而言 百司取節 風動四方 稽以為決
曰汝南公 均輸西州 幹旋萬里 劬勞九秋 足國裕邊
民不知求 樊戎受首 羌種懷柔 獻圖請吏 絡繹來投

天子是皇 手記褒優 前後丁寧 語溫墨道 進賢徐功
帥旂建旒 乃旆冕岷 乃建層閣 眷文宸翰 馬騶蹇躅
歸美于上 天子是若 中錫殊恩 飲食燕樂 耽耽煌煌
雲漢之章 忠嘉觀之 不顯其光 豈唯觀之 又將效之
君仁臣忠 罄無不宜 昔在堯舜 咨吁都兪 以和百工
以令九區 詞簡意質 既宣乃孚 信史載之 用成典謨
其義雖與 其文不耀 爰及商周 有盤有誥 籲歌巨民
胥訓胥告 委曲炳文 筆蹈未効 迄我天子 齊聖廣居
位尊君父 道總師儒 文王質文 生知自如 述古好學
所資有餘 矢口成言 肆筆成書 心聲既發 心畫攸俱
播商踐周 躡唐跨虞 命物無述 作人有造 併古兼昔
噩噩灑灑 不顯亦世 巨主盡道 繼今而往 紫微鳳池
周旋咨沃 若龍與蟻 澤被蒼生 豈惟劍西 有開必先
允茲在茲 岷山之東 汶水之湄 直方而大 永鎮坤維

砥柱石鼓

陝棠岷碑

郊祀慶成頌 并序

東山先生

臣恭惟有宋受天成命列聖相承當柔兆攝提格之歲百八十
有七年三靈錫羨萬彙蒙福邇長大報有事於南郊舉盛曲也
皇帝若曰朕撫運中天紹隆大統勤勞庶政今二十年觀東朝
以敦孝治甸南國以開鴻業武德外定文風內扇年穀屢熟時
臻嘉靖皆皇天親饗之仁而祖宗保佑之靈也載稽往誥饗帝
之義且備物講上儀昭若景貺毋敢不盡乃者歲在昭陽大淵
獻始見上帝而偃武去初禮物未備常惕于懷禮官太常其為
朕議典禮修郊祀以稱朕意乃命太師尚書左僕射三獮揚其
事分命簽書樞密院事百若谷資政殿學士巨燿銜史中丞巨
若刑部尚書巨三畏分司正事檜等恭揚明命霄不逞寧博考
禮經制述惟謹至於登降獻饗之儀車輅旂常之制六引服飾
之盛津途次舍之所各勵攸司罔不祗肅輝煥整治賈為巨文

爰協靈辰以次歲事冬十月丙寅晦誓戒百官皇帝散齋于別殿十有一月癸酉百官朝服績結佩班大慶殿以俟皇帝冠通天冠御絳紗袍績結佩外座百官再拜侍中奏皇帝致齋于齋室甲戌皇帝詣景靈宮服袞冕朝獻聖祖遂夜齋大廟先是自巳巳雨雪不止中外惶惑駕興之日天雲開霽巨庶大悅乙亥行朝饗禮既畢事乘玉輅宿齋清城丙夜漏下一刻丙子御辰南至紀節皇帝輦詣大次服大裘袞冕登圓丘指太清秬粢泔淡苾芬咸薦盼饗昭契精誠潛會于時雲氣聞謠列宿不見皇帝登壇遊氛忽開星月澄燦參井正中夜色如晝神靈光景軒豁並露洪鍾雅樂相聞迭作龜貅林立鸚鷺雲緋旌蓋曉鼓角喧闐非湮翔壇宸顏悅懌天錫永命聖子神孫億萬年之基可卜也車駕言旋爰御端門大赦天下四方駁奔在朝在廟與夫幽遠之民莫不歡抃於戲盛哉巨竊惟前世明王功成治定不自矜伐歸於璇穹致孝祖宗推以配帝此盛德之事必有文

翰之巨播揚休懿作為歌頌傳之元窮漢祠甘泉揚雄作賦唐祀南郊杜甫獻文芳猷著功業今炳耀况我堊上措世雍平事天尊祖動德誠孝光明舊律如此与漢唐万万相遠其可與文以節于天下後世巨不勝至願謹拜于稽首而獻頌曰
皇帝廟服 鴻圖集慶 膺運千齡 重光九聖 登崇輔弼 留神庶政 載載于戈 万邦以靖 皇帝曰嘻 豈曰予功 錫羨自天 垂沐祖宗 俾予一人 紹隆皇風 招荅靈貺 罔知攸從 乃命元巨 質經議禮 稽若先猷 載修郊祀 百辟駭奔 不遑寧止 俟旬雍雍 威儀濟濟 赫赫曦馭 躔于南陸 履端長至 權輿生育 卜去其吉 于何不肅 既抵既被 左右穆穆 先甲戒路 天門晨啓 景靈太廟 觀于祖禰 有酒有醴 是饗是祀 明靈歡欣 以相天子 翌日傳臚 往蒞于郊 選徒十方 如熊如彪 夾輔攝提 前驅招搖 解圍捷捕 天仗飄飄 其儀維何 麾幢千底

龍尾威儀	建頭空車	日月之旂	列宿四七	靈神靈獻
龍翔鳳逸	飛雲拾輅	有首其儀	華軒龍煥	靈蓋運披
重輪所載	金碧風旌	鑾章寶毅	駕以虬螭	皇撫玉輅
辰旒翼翼	珠玉玲瓏	鸞鈴析歷	鸞鷲景從	韶蟬耀日
星陳天運	拱于辰極	鑿輅至止	于彼青城	重閣霞布
深霧雲縈	藻絢原野	山木敷榮	不吝不儉	惟禮之程
龍山巖巖	浙江湯湯	有圓而壇	在國之陽	上帝是歆
皇祗是饗	並侑祖宗	來朝來翔	壇之周回	十有二階
二種衆星	暨于列次	三等森列	迄于內壇	祗若典禮
畢嚴祀事	我酒既潔	我牲既鮮	有饗有豐	于豆于邊
幣帛斯備	琮璧斯全	神之降矣	靈光曜然	皇御大次
景鍾習習	皇登于壇	雅樂秩秩	以跪以獻	獻祗載栗
上帝鑒臨	饗于誠一	三獻終奠	樂闋禮殫	鼓吹隱山
外煙素壇	還御端誠	天顏歡歡	群臣稱慶	鳴珮珊珊

奕奕雕輦	旌歸華闕	鶴書翔下	鷄竿高揭	雲集千官
恩覃萬國	丞夏要荒	鼓舞德澤	於皇大禮	允為盛猷
粵自宣靖	歲幾兩周	屬時多難	禮廢不修	皇寶肇裡
海宇永休	誰謂天高	曾不違人	嚴冬感發	雨雪紛紛
皇帝登輅	千里無文	誠孝斯格	惟德是親	既覲上帝
是為天子	天父地母	日兄月姊	子育黎庶	代天而理
父必愛子	錫以繁祉	上帝眷命	天子万年	則百斯男
瓜瓞綿綿	上帝眷命	罔有後艱	小臣作頌	敢告史官

賀收江南 趙韓王

巨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高品郝光潛自江南軍前走馬至闕
 入奏十一月二十七日行營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曹彬部領兵
 士打石鼻州并活捉李煜者逆賊城陷為主生擒捷音上貫於
 九重喜氣旋周於萬國中賀臣聞張儀開路幸申破蜀之功三
 藩度江克定平吳之略然則秦為偏霸亦由累世之資晉自底

同非是一君之力恭惟應天廣運聖文神武至德仁孝皇帝
下誕膺不運光宅中區出征而五緯薦休殄寇而万靈助順故
得昔年伐叛連俘蜀漢之君今日除兇又執東南之主致克平
於三國曾只出於十年豈惟邁古超今固亦光前絕後自此盡
日月照臨之地長作一家布乾坤開泰之基永傳万世凡聆拓
土共樂休兵臣無任

賀劍門破賊

楊文公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近有西川駐泊神
勇右第三軍第二都虞候王均等為惡作亂奪劍門已據劍
門都監裴臻與知州李士衛同共殺賊者曹壽其後敢行稱亂
鳴張未幾已觀成擒兇醜既殲朝野相慶臣其中謝竊以王者
之讓閔梁所以備他盜用鈇鉞所以誅逆巨如三均等身聚五
行地親藩衛祿廩優厚賜予便蕃厭飲膏粱被服輕暖出師千
城之奇曾無汗馬之勞乃敢結構異端脅從群小荷圖不軌

負大恩挺狼貪羊之謀為鼠竊狗偷之計天設之險爰肆憑凌
鬼得而誅豈容越軼裴臻等任當要害職在誰何屬蛇豕之興
妖乘狼狽之鼓怒隊推鋒而奮擊未旋踵以剪除元惡既就於
梟懸餘孽更無於噬類寢皮食肉式使忠義之心犯門斬關永
破茲邪之膽天威所被并絡載寧賞典聿行輿誦斯恆巨某忝
分慶寄幸觀捷音慶忭之誠實乃常品無任

賀河清

劉內翰子儀

臣某等言所奏去古者后祗秩祀適陳母聖之儀坎德開先特
薦河清之瑞表非常之景貺昭至感之精通凡在見聞孰不欣
抃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誕揚基命欽率元謨德尚辛之執中
體成湯之秉哲時文煥而允穆聖風衍而淳和名山既外集四
靈而為畜万物感穎顧行葦而不傷恬淡宅中雍容垂拱天鑒
不德啓真錄以合符民戴仁擁神區而望幸而自講求茂實
俯仰會同增修節上之官竝致襄城之駕感感德盛兼節以

齊驅福應駢禁豈漢鼎而專美洪惟域中四大地得一以攸寧
天生五材水閩下而為利稽九河之既導冠四瀆以稱尊抱睢
壤以縈迴合汾源而奔注舟師振楫幾汨於涇泥川石靜波散
澄於江練連銀漢而共色伴浪井以成文三門緩激箭之流百
丈見纖鱗之戲蕩邪却穢挹之無讓於甘泉薦潔明馨用之可
資於元酒實千年之慶會同万世以延鴻巨等將侍嚴祠復舊
不應顧縉紳之士已拜於封章止旬浹之間又窺於列奏願示
在庭之著位式昭希代之殊祥前件所奏黃河清事伏望聖慈
宣示文武百官

賀冊皇太子

劉內翰子儀

宮闈嗣慶寰海交忻凡東戴天惟切擊壤中謝巨聞龜斯之言
衆子實為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
陛下紹祖休顯應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三師
無競堯簞之寢既安傳類有祥弓鞬之祠履應詒謀方允錫羨

用光巨託備藩維叨承膏燠不顯亦世家實賴於榮懷於万斯
年心敢忘於慶賴

賀平隰河

臨川先生

巨安石等修復隰河沁岷疊石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
蕃部一万九千餘人招撫大小族帳各已降附者奮張天兵開
斥王土旌旗所指燕及氐羗樓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謝竊以三
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徽猷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
由人舉道與時外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智以武講周唐
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後我阿既飭鷹揚之旅實壙實壑遂
平鳥窠之戎用夏變夷以今率古是基新命歌邁往刑且等均
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万年之勳敢
愆志於故事白等再任云云

賀收復隰河

浮休居士

受成而往少興驅鐵之師奏凱以旋坐復六州之境惟是有為

之主能立非常之功社稷增光華英同慶中謝巨伏考河隴之
故地乃羸秦之舊封在舜有宅之三危至唐則別為四鎮中更
兩漢摠曰涼州其民則徙關東之下平其境則接巴雋之德裔
風雨之所特節畜牧之所便宜俗雖雜於西戎賢實過於兩郡
自祿山之亂沉沒者二百年及義朝之歸收復者十一郡然當
時非慕中國之純治苟幸吐蕃之亂衰豈若我朝自然紘土縱
有弗率靡煩用兵雖資將帥之協謀蓋出廟堂之成筭動衆
會更焚老上之龍庭靜可鎮安已斷匈奴之右臂此乃伏遇
帝陛下睿文懷遠常德定功法震舜之舜于萬文王之因壘刑
漢唐既往之耻恢祖宗未暇之功不雜金關之九重奮有玉
之万里夷大宛之名馬已足警夷復金人豈惟華國臣
職司邊圉身及聖功瞻望關庭無任贊揚抃躍激切去云

賀平鬼章

劉學士偉明

戎索徧隅金行絕氣舊惟函覆解網曾特於湯寬晚乃陸梁

蠶猥同於邾小廟堂湊前著之略疆場起屬韃之思待之蓋則
責之宜詳恩所加者義所當制理難置諸度外虜自墮吾計中
拔士差馬以擣空虛鍛戈礪刃以乘翼墮紛鵝鶴而成列舞輶
輻而佐攻豈止塞歎侯之旗更甚蹈烏丸之壘巢傾族帳頭隊
酋渠歡動捷書使稱武弁中賀恭以皇帝陛下廣文通駿纂禹
洪圖體乾坤開闢以運機緘盡日月照臨以啓封略悅使則民
息其死德至則威行如流視夷狄猶蚤蠹何有越其志者謂威
武象震耀不得已而用之拔士於賈育之倫命將以方處之事
敵歸扣願筭若神明蠢爾國紀之自千至是刑書之就正羈致
此關已陳頡利之生俘廓清西氛不復虫尤之迷霧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二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三

雜文

銘

白獸樽銘并序

田諫議

君好諫則直臣進而邪臣退君好愉則佞者安而忘者危悅佞
 忌忠翹足待亡邦之禍斥邪用直反掌有太平之期當晉運承
 金武帝泣祚鑒往君之理亂詳前代之興亡思得嘉謨渴仰山
 而補袞願聞讜論慕人禹之拜言於是庭設酒樽樽施白獸皮
 獻替之士謇諤之口將欲排金門扣玉階抗忠誠吐忠諫必得
 挹酒漿而見志干旒冕以犯顏法膳夫之佐樽誘隋季之及雷
 且佩玦者知其有斷珥貂者表其外剛招虞人以弓則不來賜
 武夫以鉞則專殺皆用物以旌其意也飾外以知其內也所以
 虎者取其風猛以壯其心異無觸鱗之懼酒者取其醇和俾悅
 其性以生沃心之謀所謂君誘臣之諫也臣合君之道也得澤

山相感之理見天地交泰之心錫以為感之以誠則純信之士
來感之以恩則死節之士至感之以信則慷慨之士進感之以
言則鯁介之士歸故成湯待士於總街齊桓錄言於寶法皆以
降尊嚴而下卑賤示誠信而求訂謨豈不以大君固寵則惜言
小君怯威則懼諫苟汲善之誠未至好諫之志不專則上之過
失或未聞下之精誠有未盡則面柔曰戚施曰柔曰漢條蔽我
聰明雍我嗜慾故君欲見獸樽在下則惕惕之志不得不警言戒
而守也巨見獸樽在前則諂諂之心不得不憤憤而發也所謂
挹之以忠言酌之以直諫味之以醇和之德器之以公其之道
苟念終以如始慎末而固本則善旌諫誠又何異焉夫諂諫在
乎樽而用諫由乎君且巨非以直言為難而君以從諫為難從
諫非難辨惑為難其有豐珍厚貨以移君心君則離法而悅之
者有悲色哀詞以移君心君則離法而憫之者有密烟近戚伊
擾相率以移君心君則離法而感之者是知執一御衆君之明

順諫如流君之道苟異於是樽實虛設因名之云

白虎之象為樽之飾壯彼瞻臨來其抗直雍蔽斯聞諛猷必陳
上以違道下得觸鱗君或悌諫巨敢愛身君巨相濟上下交親
苟忘念理惟欲是恣雖設斯樽適為虛器

打檻銘

雷夏先生

朱雲折檻之說九知書者悉之矣或謂諛而必折彰忠節也折
而不理旌直巨也靜懲蔽由孝成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旌
其直巨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模諸侯係
之于際等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縣邪道若
前旌進巧言如鮫鱗曠時君巨聳聳帝聽錮天下之良巨亞天
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灾生百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
譏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用其一言以為模範善不能
陳正道以御災祥戮佞巨而安宗社反以一言命不語恠為奏
致成帝无慮王氏益驕泊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

書察卦吉則喜凶則悲此豈謝贊之道耶手決覆亡之機躬
開社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為直巨身在下位
顧宗祚是圖請上方劍知不從也庶方一而得之斷彼日矣折
天子權知失禮矣莫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惡慶已忘之
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之
前外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謹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
乎其嘗觀載籍本其始末見孝成之失未嘗不掩卷而歎息因
折檻為銘成於將來也銘曰

檻之既折明朱雲之忠節兮終不能折檻之不理見新室之亂
起兮亦不能理雲以折檻為忠帝以折檻為恥忠而不用誠實
自貽上方之劍匣而何施佞臣之頭情而胡為任賢有貳去邪
有疑疑目日離新室以盛漢室以衰禍實自取士其咎誰清編
書雖簡歷歷可悲千古之下吊而為新

與室錄

晏元獻公

聖賢好道東漢有與室焉介於學向介之間氛埃不及人迹罕至
隆暑無燥嚴冬甚溫且又前直懸事僅寸一步明宵出處聽覽
甲燕無不達也無不宜也于安而樂之為作銘曰
道之行乎此室也吾之憂慮道之息乎此室也吾之田里于嗟
乎遠慮可以閱興意可以救時書于嗟乎由里可以育妻子勤
銘在陰修德我心

擊蛇笏銘

但徠先生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
殒育而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焉妖怪信
端如人散覆之而莫慮也存於生靈山川天屬觀有妖極怪異
郡刺史日西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聞不
駿奔於門以觀未詳請祇无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慕
在是邦亦隨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且蛇

不以誣乎感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于前則
雖死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
白日故不能肆其凶然而成其妖或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公之謂乎夫... 有外物有盡此則不以列然也且億方世而長在在堯時為
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魯為董史筆在漢武
朝為東方朔卓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
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失此笏今為公擊蛇笏
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正人懼辟崔子齊
刑明距董偃折強禹効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從溺
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恠蛇死妖氣散暗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
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
者曰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曰公
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和背正者必以此笏擊之

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妄巨奸之內無
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一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夫
為朝廷正人笏為公之良器敢稱德工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去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四言銘
司馬溫公

老翁并銘

孝亭先生

丁酉歲余卜葬... 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
偉其末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全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
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上者曰言言是在葬書
為神之居蓋水之行事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

歷代有八

四

自遠而至者皆自於此而不去是可以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為老翁井問其所以為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負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為如此者久矣因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以飲之以馬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之聞其老於荒墟巖石之間于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得遺於泉旁遂為銘曰山起東北翼為南西涓涓斯泉空溢以流每以為井可飲乃夫汲者告我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荒墟或嘯而喜更于方年自黎自好誰其知之乃昔遇我惟我與尔將遂不低無溢無竭以永于祀

蓮華澤銘

東坡先生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蘇轍公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遂有巧

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警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者蠶而矢箭自以無自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决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改作而請銘於軾曰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万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溥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邊遠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外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外不為榮則民將泯然心服而雪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東坡先生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

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為
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
山林其初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
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
臣厚死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
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正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
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身植三
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
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
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天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與否而晉
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
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

以直隸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
天將復興王氏也欤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西
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西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
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比觀之王
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游好德而文以出其家
言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
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
皇邱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
晉公所履齋對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六一泉銘 井序

東坡先生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
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
贈之子間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

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
寬寓人間而不知其乘奕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
以公不一來為恨公歷年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
主而奇麗秀絕之氣皆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凡
間一物且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
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
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
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洋溢甚甘而白即其地鑿巖架石
為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
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
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
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善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
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云

德威堂銘

東坡先生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路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
二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
昔西伯善養耆老乃公自至曾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長者
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
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
度於未病治亂之功於斯可見公讀詔奮為不敢言去蓋復留
四年天下無事朝廷莫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
承昌劉霄來聘執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
改容曰此路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軼曰
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諫少年有
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明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
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耆首領有溫嘆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
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

畏德明惟明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万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張也大成公在洛師高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西河四方其訓之

漢鼎銘

東坡先生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威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凡夫死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

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興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虺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其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四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也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二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鼎猶傳者乎不賢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知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九成臺銘

東坡先生

韶州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為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二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器
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哭器忘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
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
世无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
天籟則凡有形有數者皆吾羽旄干戚繁響匏絃嘗試與子登
天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颯綿覽觀江山之
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數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
數而鈞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
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籥韶九成儀鳳凰而舞百獸者
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旦日

思無邪齋銘

東坡先生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
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
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
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無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
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六祖卓錫泉銘

穎濱先生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澹足大衆迄今數百年矣
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
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
若有從處來者有窮初住南華衆集汲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
引錫指石寒泉自湧衆渴得飲如我說法大何至今有
泉無溢枯蓋其人平辯來四年泉水洋洋其美濯漱飲及牛

手不病汲有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
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言銘

黃陵先生

昔余嘗有言矣而不知售言之難也及人有言於余而後知售
言之難而余猶在小人也然人之言于余皆非甚過而余猶不
能虛以容於不既况余嘗實刺中人所甚病幸而及君子則余
復何言不幸如余等小人則余之獲罪於人多矣作銘自誦且
戒多言是可誦已且可戒已銘曰

子必於賢人之於賢胡有言人之為言非子然人以為言胡得
焉舍旃舍旃子以為言胡恤焉人不必賢於不必賢胡有言子
以為言雖子然子之為言胡得焉舍旃舍旃人之為言胡獲焉

顏樂亭銘

明道先生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其難明
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

周爰闕里為顏舊址巷汚以榛井堙而宅鄉閭岿岿弗現弗復
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樹其心良賈善諭發帑以金
巷治以闢井潔而深清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其載發登古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
盛德弥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克已銘

伊川先生

凡厥有生均氣同胙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私為町畦
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垂賊
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方其末克窮我室廬
婦姑勃磔安取爾餘已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方皆在哉闔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洋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孰非吾事
願何人哉晞之則是

陽武重修門銘

王學士元澤

熙寧三年四月李侯治陽武既久矣厥政大修上下咸穆乃興
庶役之當治者首徹縣門而新之民不知有役而工告畢於是
侯為循吏矣天子明聖照知天下之能否至於幽荒遐阻莫之
或遺而侯之在畿內如此吾疑侯且將見不久於茲也為之銘曰
惟帝畿土有邑陽武百年今推厥棟宇逮持惟熙有賢獻甫
敏而循之庶政具舉曰居不敬俾民曷瞻乃以其門弗亟弗淹
重扉曉關有垣而直尊有甘來布令之德惟首感仰燦以華傍
既高且明令德是象他山之石爰伐爰刻有來繼侯視令之式

三易閣銘

前銘先生

謾天為難限絕當路梯深方折下不見土越越敢前恐懼成步
鳥飛易拔風死不御嗟行之人寄命綫縷化生三易神在介斧
由掌中來自堂上去駕肩踏背車馬風雨旁觀俯窺無有支柱
龍門上過枯栢阻度必如此間無所於處彼危繩窄初豈不慮
方來繼之猶一旦暮始動終必而禍同字三公志師三公書又

如其人在何千萬古足示攸司勿廢規矩

書銘

龜山先生

令其英如其寶精于思貫于一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三